

黃玉階研究史回顧——兼論《天醫仁心： 黃玉階及其著作研究》一書特色*

徐逸誠**

壹、前言

2025年初，《天醫仁心：黃玉階及其著作研究》一書在臺灣出版上市，這是目前所知，關於研究知名臺灣齋教人士黃玉階的第一本著作。¹ 該書出版後，立刻引起關注，原因是黃玉階是對臺灣近代有重要影響力的齋教先天派領導者，而此書公開黃玉階的三份醫學史料：《疙瘩瘟治法新編》、《集驗良方》、《黃玉階明治四十二年處方錄》，是過去學術界多數人未能看見的文獻。所以這三份史料對於臺灣史研究有重要的研究價值。本文將針對《天醫仁心：黃玉階及其著作研究》中公開的黃玉階史料，分析其所代表的意涵，讓黃玉階研究更加全面。

因此本文將《天醫仁心：黃玉階及其著作研究》放在黃玉階研究學術史脈絡中的一環，依照時間序，擇要分析並說明各個時期黃玉階研究史的特色與學術貢獻。最後探討《天醫仁心：黃玉階及其著作研究》中的黃玉階史料學術價值，並對書中的黃玉階研究觀點，提出不同的見解。

* 收稿日期：2025年10月22日；通過刊登日期：2025年12月5日。

**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

¹ 本文除了原有書名或是引用內文使用「齋教先天道」外，其餘皆統稱「齋教先天派」。

貳、關於黃玉階的學術史回顧

一、仕紳視角的黃玉階研究

關於黃玉階的研究，目前已知最早介紹黃玉階生平的文章是日治時期《臺灣列紳傳》中的〈黃玉階〉一文。《臺灣列紳傳》於1916（大正5）年出版，目的是為了表彰對日本政府有貢獻的臺灣仕紳，由臺灣總督府委託鷹取田一郎撰寫。

《臺灣列紳傳》出版時，黃玉階仍在世，書中內容提到黃玉階擔任大稻埕區長以及解放纏足等重要事蹟。² 不過，因為是臺灣總督府官方出版的傳記，又是為表彰對日本統治有幫助的臺灣仕紳而作，具有官方的色彩，文中提到黃玉階讚揚日本統治與貶斥清朝的說法，必須慎重思慮。

戰後第一個提到黃玉階生平及其宗教活動的著作是1956年李添春纂修的《臺灣省通志稿人民志宗教篇》。³ 書中提到黃玉階是臺灣齋教先天派的源流，以及他參與的佛教組織。李添春是第一個提到黃玉階與「本島人宗教會」有關聯的人。他認為「本島人宗教會」成立的原因，是黃玉階等人因為西來庵事件後，為了保護臺灣宗教團體不受到日本政府懲罰而有的構想。但是，這個說法並不正確，根據王見川〈日治時期的「齋教」聯合組織——臺灣佛教龍華會〉與李世偉〈身是維摩不著花——先天道頂航黃玉階之宗教活動〉的研究考證，黃玉階在西來庵事件前，就已經受到民政長官大島久滿次的催令，要求成立宗教會組織，並非在西來庵事件後，才想成立該組織。⁴

² 鷹取田一郎，〈黃玉階〉，臺灣總督府，《臺灣列紳傳》，收錄於「臺灣大學伊能文庫」：https://ntu.primo.exlibrisgroup.com/discovery/delivery/886NTU_INST:886NTU_INST/12349574100004786（2025/7/1點閱）。

³ 李添春，《臺灣省通志稿人民志宗教篇》（臺北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56年），頁79-123。

⁴ 王見川，〈日治時期的「齋教」聯合組織——臺灣佛教龍華會〉，《臺灣的齋教與鸞堂》（臺北：南天書局有限公司，1996年），頁144-145；李世偉，〈身是維摩不著花——先天道頂航黃玉階之宗教活動〉，收入王見川、李世偉著，《臺灣的民間宗教與信仰》（新北：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2000年），頁81-82。

1957年筆名為王一剛的王詩琅在《臺北文物》上發表〈黃玉階的生平〉一文，⁵ 係戰後最早專門介紹黃玉階生平者，該文重要的是首次提及黃玉階的家傳履歷，以及援引臺北市耆老陳振能的口述訪談。根據陳振能的說法，黃玉階早年遊手好閒，學習國術，因與人打架致人於死，從澎湖潛逃到安平，後來才痛改前非，進入佛門，勸人行善，行醫濟世。但是，這個說法與一般認知有異，且缺乏其他文獻佐證。另外，陳振能也提到黃玉階會看《萬國公報》等香港報紙，接受新知、了解時代趨勢，這也讓黃玉階願意推動解放纏足與放髮等革新運動。不過，王詩琅在文中提到，根據家傳履歷，黃玉階在大稻埕普願社，依據滿清皇帝頒發的「聖諭」，講說善書，⁶ 如果文中引用的家傳履歷與〈黃玉階の履歷〉是相同的，⁷ 這個說法是有疑慮的，因為在〈黃玉階の履歷〉中，並沒有提及依據滿清皇帝的「聖諭」的內容。

二、宗教、醫療活動視角的黃玉階研究

1977年鄭喜夫發表〈黃冥華先生年譜初稿〉一文，是首位以編年體形式的黃玉階研究，引用許多文獻以及前人研究。該研究的重要貢獻是，首次提到黃玉階擔任臺灣佛教中學林的發起人，與臺灣佛教青年會副會長的身分，以及黃玉階的字號。⁸

1986年，林萬傳的著作《先天大道系統研究》出版，是臺灣研究齋教先天派的重要代表性著作，對民間宗教研究有重要的貢獻，是目前已知第一本專門研究

⁵ 〈王詩琅〉，收錄於「臺灣文學館線上資料平台」：<https://db.nmtl.gov.tw/site4/s6/writerinfo?id=180>（2025/7/1點閱）。

⁶ 雖然提到履歷的內容，大多與現今留下的〈黃玉階の履歷〉內容是一致的，但是在有其他直接證據之前，只能做推測。王一剛，〈黃玉階的生平〉，《臺北文物》，第5卷第2期（1957年1月），頁74-76。

⁷ 黃玉階，〈黃玉階の履歷〉，收入王見川、李世偉、高致華、關正宗、范純武主編，《民間私藏：臺灣宗教資料彙編·民間信仰·民間文化第一輯》（臺北：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2009年），第23冊，頁126。

⁸ 鄭喜夫，〈黃冥華先生年譜初稿〉，《臺灣文獻季刊》，第28卷第4期（1977年12月），頁52-60。

先天派歷史源流發展與儀式科儀的研究。該書調查當時全臺的先天派齋堂，並列出其地址及首任堂主。該書將黃玉階放在〈先天道重要人物〉中，書中除了描述黃玉階的生平，也研究黃玉階的親人以及其弟子等人的生平事蹟，對研究黃玉階的人際關係有重要貢獻。⁹

1987年吳文星在《臺灣近代名人誌》叢書發表〈倡風氣之先的中醫——黃玉階〉一文，是較早以中醫師的研究視角分析黃玉階，讓世人注意到黃玉階的醫療救治民眾的層面。該文提到黃玉階是斷髮放足運動的發起人，研究黃玉階參與社會公益、醫療與宗教活動。吳文星使用《臺灣日日新報》來研究黃玉階，讓學界注意到《臺灣日日新報》的重要性。¹⁰ 值得注意的是，雖然吳文星以中醫師的身分稱呼黃玉階，但是中醫的研究視角，並沒有成為當時黃玉階研究的主流。

1990年鄭喜夫透過林萬傳與吳家憲提供的史料，在《臺灣文獻》發表〈黃莫華先生年譜二稿〉一文，是目前有關黃玉階研究中，對於其生平事蹟記載最為詳細豐富的著作。該文首次提及黃玉階與杜聰明家人間的互動交流，也更正初稿中對黃玉階字號的錯誤，將莫華誤植為冥華。關於黃玉階參與的活動，如宗教講習會、斷髮放足運動等，都比以往的研究內容更深入。《臺灣列紳傳》中稱黃玉階讚揚日本、貶抑清朝的說法，鄭喜夫認為不足以採信，原因是黃玉階在晚年的履歷表中沒有提及此事，也沒有其他證據佐證這個說法。¹¹ 鄭喜夫在文末公開黃玉階的墨寶、《疙瘩瘟治法新編》與〈黃玉階の履歷〉的部分內容，對學術研究有很重要的幫助。

1990年代臺灣民間宗教的研究開始受到重視，臺灣的齋教研究也越來越多人關注。1994年首屆臺灣齋教學術研討會在臺南德化堂舉辦，王見川、林萬傳、

⁹ 林萬傳，〈臺灣先天道重要人物誌〉，《先天大道系統研究》（臺南：龍巨書局，1986年），頁1256-1272。

¹⁰ 最早稱黃玉階為中醫師的論文是：李南衡，〈近代臺灣中醫第一人——黃玉階先生〉一文。吳文星，〈倡風氣之先的中醫——黃玉階〉，收入張炎憲、李筱峰、莊永明編，《臺灣近代名人誌》（臺北：自立晚報社文化部，1987年），頁7-9、45-55；李南衡，〈近代臺灣中醫第一人——黃玉階先生〉，《醫望雜誌》，第3卷第2期（1980年2月），頁77-81。

¹¹ 鄭喜夫，〈黃莫華先生年譜二稿〉，《臺灣文獻》，第41卷第1期（1990年3月），頁67-120。

林美容、江燦騰、武內房司、馬西沙、韓秉方等學者發表齋教研究論文，會後出版的《臺灣齋教的歷史觀察與展望——首屆臺灣齋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是齋教研究的重要參考書。¹² 隔年，王見川以德化堂內部史料研究臺灣齋教龍華派的發展，寫下《臺南德化堂的歷史》一書，首度公開德化堂珍藏的齋教龍華派史料。王見川提到德化堂藏的〈本島人宗教會規則〉中，入會年代是在明治時期，指出黃玉階成立「本島人宗教會」應該是早於西來庵事件前。¹³ 因為王見川公開德化堂的〈本島人宗教會規則〉史料與其研究，影響李世偉對黃玉階的研究。

2000年李世偉的〈身是維摩不著花——先天道頂航黃玉階之宗教活動〉一文，是第一篇以宗教齋教先天派信徒的視角，研究黃玉階的生平事蹟。該文最重要的貢獻，是大量利用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詳細地分析黃玉階在日治時期參與的宗教活動。該文提到黃玉階為了振興先天派，積極地推動先天派的教務，在大稻埕設立普願社講說善書，勸民眾向善。透過靈活的交際手段，與日本政府維持良好的關係，協助日本政府推動政策，並藉此保留宗教教化人心的功能。¹⁴ 自宋光宇、王見川、李世偉大量使用《臺灣日日新報》研究臺灣民間信仰與宗教後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逐漸被臺灣宗教學界注意並大量引用。

三、中醫視角的黃玉階研究

2008年吳文星的代表著作《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》再版，是日治時期臺灣社會菁英研究的重要著作。前面提到，吳文星曾經稱黃玉階為倡風氣之先的中醫，在這本書中吳文星更細緻地將黃玉階定義為臺北大稻埕的中醫師。該研究對黃玉階研究重要的貢獻，是詳細地分析黃玉階對放足斷髮運動的影響。文中提到黃玉階與其他紳商共同籌組「臺北天然足會」，與《臺灣日日新報》記者謝汝銓共同發起「斷髮不改裝會」。黃玉階發起運動的原因，是受到日本政府的影

¹² 江燦騰、王見川主編，《臺灣齋教的歷史觀察與展望——首屆臺灣齋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（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94年）。

¹³ 王見川，《臺南德化堂的歷史》（臺南：臺南德化堂，1995年），頁85。

¹⁴ 李世偉，〈身是維摩不著花——先天道頂航黃玉階之宗教活動〉，頁67-94。

響。¹⁵ 雖然吳文星以中醫師稱呼黃玉階，但是受限於史料，並沒有更進一步研究黃玉階對臺灣醫療的影響。

2018年殷揚智與林昭庚發表〈日治時期臺灣首位領證漢醫——黃玉階〉一文，該篇論文的貢獻，在於以中醫學的角度，分析黃玉階醫治鼠疫的中醫處方，開啟黃玉階研究的新視角。該文沒有黃玉階完整的醫療處方，因此使用前人研究中記載的黃玉階處方，與清末中醫師羅汝蘭《鼠疫彙編》的處方進行比較。文中提到杜聰明的父母都是齋教先天派的信徒，與黃玉階有頻繁的交流，黃玉階對杜聰明推動中醫研究有重要影響，也是日治時期首位領漢醫許可證的人，對日治時期臺灣醫療有重要貢獻。¹⁶

2021年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與文化部合作的「一代大醫黃玉階先生」紀錄片在網路上公開。這部紀錄片提供研究黃玉階新的素材，不但訪問黃玉階的後人，並公開部分過去鮮為人知的黃玉階史料，以向大眾介紹黃玉階的貢獻。¹⁷

2024年施建仁發表的碩士論文〈臺灣列紳傳第一人——黃玉階（1850—1918）之研究〉，是第一篇以黃玉階作為研究主題的學位論文。該論文最重要的貢獻在於公開過去所未見的黃玉階的私藏史料，如〈天然足會收支清算冊〉與黃玉階日記等。同時也首次呈現黃玉階身分的多面性，將他參與的活動分為四個層面，分別是醫療領域、宗教活動、政治與教育以及社會參與。¹⁸ 不過該論文有些問題，例如文中提到黃玉階草擬的〈本島人宗教講習會規則〉時間點是在西來庵

¹⁵ 吳文星，〈社會領導階層與社會文化變遷——以放足斷髮運動為例〉，《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》（臺北：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，2008年），頁209-256。

¹⁶ 殷揚智、林昭庚，〈日治時期臺灣首位領證漢醫——黃玉階〉，《臺灣中醫醫學雜誌》，第16卷第2期（2018年9月），頁19-34。

¹⁷ 〈一代大醫黃玉階先生〉，收錄於「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」：<https://www.nricm.edu.tw/p/404-1000-6651.php?Lang=zh-tw>（2025/7/7點閱）。這部紀錄片的顧問是王見川、施建仁以及李世偉、林昭庚、張永賢、張珣、莊永明、童永、黃森榮、黃任維、劉士永、鄭志敏（輔英科技大學護理系專任副教授）、戴銘錫等學者、中醫師，以及黃玉階相關後代關係人。

¹⁸ 施建仁，〈臺灣列紳傳第一人——黃玉階（1850-1918）之研究〉（桃園：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24年）。

事件後；但是，根據王見川、李世偉等學者的研究，黃玉階的〈本島人宗教講習會規則〉構想，是在西來庵事件前就有。另外，該研究將註腳置於標題，與現今學術主流規範不同。

除了上述的學術研究外，2009年王見川等主編的《民間私藏：臺灣宗教資料彙編·民間信仰·民間文化第一輯》系列收入〈本島人宗教會規則〉、〈黃玉階の履歷〉、〈宗教講習會資料〉，¹⁹ 這三份關於黃玉階重要的史料，讓有興趣的學人可以直接閱讀，使黃玉階研究更加深入且便利。

叁、《天醫仁心：黃玉階及其著作研究》 的內容與問題

《天醫仁心：黃玉階及其著作研究》一書共分為兩篇，第一篇是公開黃玉階的醫學史料，第二篇是研究黃玉階的文章。第一篇「醫書與處方」收錄黃玉階的《疙瘡瘟治法新編》、《集驗良方》、《黃玉階明治四十二年處方錄》等三份醫學史料。第二篇「其人其事其書之研究」，收錄〈黃玉階其人其事〉、〈黃玉階《疙瘡瘟治法新編》分析〉、〈臺灣傳統醫藥發展沿革〉與〈黃玉階臨床讀本選——遣唐使傳本《貞元傷寒論》〉等研究。²⁰

《天醫仁心：黃玉階及其著作研究》書中的〈黃玉階其人其事〉一文，是目前黃玉階研究的最新文章。該文最重要的貢獻，是分析該書中公開的三份黃玉階醫學史料，分析黃玉階對臺灣的醫療貢獻，並將黃玉階比擬於外國傳教士馬偕等人，透過醫療的方式到外地宣揚宗教理念。²¹

¹⁹ 王見川、李世偉、高致華、關正宗、范純武主編，《民間私藏：臺灣宗教資料彙編·民間信仰·民間文化第一輯》。

²⁰ 黃玉階著，陳麒方、皮國立、施建仁、殷揚智等編，《天醫仁心：黃玉階及其著作研究》（臺北：社團法人臺灣中醫臨床醫學會、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，2025年）。

²¹ 皮國立、施建仁、陳麒方著，〈黃玉階其人其事〉，收入《天醫仁心：黃玉階及其著作研究》，頁223-247。

然而，對於〈黃玉階其人其事〉一文中所提出的某些觀點，筆者有不一樣的想法。首先，關於黃玉階的生平研究，文中幾乎鮮少研究黃玉階參與的社會與宗教活動。但是，先天派的信仰對黃玉階而言，有非常重要的影響性。關於黃玉階的宗教活動研究，從李世偉〈身是維摩不著花——先天道頂航黃玉階之宗教活動〉一文中，可以得知黃玉階為了先天派的發展，除了宗教演講等活動，還與日本政府合作協助政令宣導。²² 黃玉階參與的社會活動，在他的〈黃玉階の履歷〉中也可以清楚得知，不論在清朝時期或日本統治時期，他都積極投入各項公共活動。²³ 而且，黃玉階的傳教方式相當多元，並不局限於醫療層面，他醫治民眾只是其中一種手段，更多的是參與社會公共事務，以及宗教宣講吸引民眾成為齋教徒。

另外，〈黃玉階其人其事〉一文的結語，將黃玉階稱為「道學齋教耆老」的說法，筆者認為並不精確。因為李添春在《臺灣省通志稿人民志宗教篇》中，提到臺灣齋教在日治時期被稱為在家佛教，是在家持齋奉佛，以俗人身分維持佛教。²⁴ 李世偉的研究也提到，臺灣的齋教與佛教關係密切，齋教徒通常視自己為佛教徒，日本統治者也承認齋教是佛教的一個支派，杜聰明也稱黃玉階為佛教的指導者。黃玉階本身也認為自己是佛教徒，在日治時期擔任過臺灣佛教中學林的副會長，是佛教聯合組織中職位最高的。²⁵ 不僅是臺灣的齋教徒自認為是佛教的支派，日本政府同樣認為他們是佛教團體，屬於在家佛教。因此，稱黃玉階為「道學齋教耆老」的說法並不精確。此外，〈黃玉階其人其事〉一文將注釋放在標題上方，²⁶ 與現今學術格式不同。

〈黃玉階其人其事〉一文最大的問題，是沒有參考黃玉階的日記，因為黃玉階的日記是研究黃玉階重要的研究史料，透過日記可以更全面了解黃玉階參與的宗教、醫療與社會活動。以下以兩篇黃玉階的日記為例，分析黃玉階參與的活

²² 李世偉，〈身是維摩不著花——先天道頂航黃玉階之宗教活動〉，收入王見川、李世偉著，《臺灣的民間宗教與信仰》（臺北：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2000年），頁67-94。

²³ 黃玉階，〈黃玉階の履歷〉，頁125-143。

²⁴ 李添春，《臺灣省通志稿人民志宗教篇》，頁79。

²⁵ 李世偉，〈身是維摩不著花——先天道頂航黃玉階之宗教活動〉，頁78-81。

²⁶ 皮國立、施建仁、陳麒方著，〈黃玉階其人其事〉，頁224。

動。1904（明治37）年12月3日的日記中講述：「黃玉階中午去共濟醫院巡視，回程去警察派出所，見田園所長等警備職員。同時，在那天捐助小筆金錢給晚輩治療牙齒疼。」²⁷ 另外，在同年10月23日的日記中講述：「黃玉階去監獄教誨的男監房中，宣講釋迦出家的理由，以三皈五戒教化囚犯，以宗教施行教化。午後二時，前往本願寺別院弔念戰死的人，出席人員有追弔會佐廳長、木村課長以及官吏、仕紳與軍人。」²⁸ 從這兩篇日記的內容，可以得知黃玉階在醫療層面上，對於醫院的重視與關心；在宗教與社會層面上，將自身宗教思想做為監獄教誨的內容教化受刑人，展現其生活的多樣性。而他在本願寺參與政府舉辦的追弔會，與地方警察交流，更可以看出黃玉階透過政治活動，進行宗教理念的宣傳。至於他在人際關係上，願意出錢治療晚輩的疾病，也可以看出黃玉階熱於助人的一面。

肆、關於《天醫仁心：黃玉階及其著作研究》中的黃玉階史料分析

一、解析《疙瘩瘟治法新編》中的意涵

《疙瘩瘟治法新編》作為《天醫仁心：黃玉階及其著作研究》一書的首篇，是黃玉階極為重要的著作。《疙瘩瘟治法新編》成書於1896（明治29）年，是黃玉階為了救治當時臺灣發生的鼠疫所撰寫的醫書。²⁹ 對於關心黃玉階或是日治初期臺灣鼠疫防治的研究者而言，是非常重要的史料。本文透過《疙瘩瘟治法新編》一書，研究黃玉階救治鼠疫的動機及防疫方法。

²⁷ 感謝王見川先生提供的部分黃玉階日記影本，供我現場閱讀。因為日記內容部分字跡潦草難辨，因此摘記日記內容大意。黃玉階，「明治37年12月3日」（1904年12月3日），《明治37年當用日記》，財團法人臺北市至善堂藏。

²⁸ 黃玉階，「明治37年10月23日」（1904年10月23日），《明治37年當用日記》，財團法人臺北市至善堂藏。

²⁹ 本文除了史料內文以及前人研究的引文外，其他以鼠疫作為黑死病、疙瘩瘟的統稱。

殷揚智、皮國立、陳麒方針對《疙瘩瘟治法新編》，發表〈黃玉階《疙瘩瘟治法新編》分析〉一文。該文從中醫視角指出黃玉階所寫序文表面上似為宗教性的勸善之語，實則意在鼓勵當時的漢醫展現治療鼠疫的成效，以喚起殖民政府對漢醫的重視。文中提到黃玉階用「疙瘩瘟」而不用「鼠疫」一詞的原因，除了受到明末吳又可《瘟疫論》影響外，黃玉階當時擔任「臺灣人黑死病治療所」的主任，具有官方的背景，而鼠疫是清朝漢醫的醫學名詞，因而改用「疙瘩瘟」替代。文中的重點聚焦於將黃玉階的《疙瘩瘟治法新編》與清代醫學家羅汝藍的《鼠疫彙編》進行比較，分析彼此之間對於治療鼠疫的差異。該文認為黃玉階的治療方式融合中西醫學觀點，同時藥方中也採用了具有臺灣本土特色的藥品。³⁰ 該文以中醫學的角度探究黃玉階的醫書，是其研究特色，但是對於黃玉階醫治鼠疫以及學習中醫的動機等觀點，筆者有不同的看法。

（一）黃玉階對於拯救臺灣鼠疫的動機

關於黃玉階積極消滅鼠疫的動機，〈黃玉階《疙瘩瘟治法新編》分析〉一文提到：「黃玉階的文詞中似乎以宗教觀勸人為善的意念，實則鼓勵當時漢醫，有能力拿出鼠疫實際的臨床療效，加上民間對其信賴與支持，喚起殖民政府對漢醫的重視。」³¹ 該文似乎將黃玉階醫治鼠疫、救治民眾的動機，歸因於提振中醫，並未考量宗教信仰的影響。該文的看法源自於黃玉階的〈疙瘩瘟序〉內容：

天降瘟疫，何地蔑有。雖氣數使然，亦必賴有仁人君子出而挽回。一則勸人覺悟好善力行，天心當必悔禍；一則賴醫有法療治救人，自能起死回生。言念及此，深慨為醫不能救時濟世，殊可恥也。³²

對於上述的內容，筆者認為黃玉階的觀點為，瘟疫雖為天降災厄，然仍需仁人君子挺身而出以挽救人間苦難。其中一個層次是在無形的道德上勸民眾力行做善事，上天自然會停止災禍。這個勸人為善的呼籲，黃玉階是為了讓面對鼠疫而徬

³⁰ 殷揚智、皮國立、陳麒方著，〈黃玉階《疙瘩瘟治法新編》分析〉，收入《天醫仁心：黃玉階及其著作研究》，頁249-272。

³¹ 殷揚智、皮國立、陳麒方著，〈黃玉階《疙瘩瘟治法新編》分析〉，頁250。

³² 黃玉階，《疙瘩瘟治法新編》，收入《天醫仁心：黃玉階及其著作研究》，頁4。

徨無助的民眾能有信念，相信只要做善事，瘟疫終將結束，具有撫慰人心的作用。另一則是回歸到實際層面，需要有醫治鼠疫的方式，疫情自然會好轉。黃玉階認為若身為醫生不能拯救蒼生改善社會，是可恥的。

如果僅看這段序文，〈黃玉階《疙瘩瘟治法新編》分析〉一文的觀點看似合理，但是如果更進一步探究黃玉階的成長背景與其齋教先天派信仰身分，則可能得出不同的結論。筆者之所以認為黃玉階醫治鼠疫的動機中蘊含宗教思想，可從其自述〈黃玉階の履歷〉中看出端倪：

明治貳年（1869）從漢醫師李清機學醫兼研究佛教宗旨。全年（1869）始出為人診病歷年至今暨行施醫並送藥物。……全拾五年（1882）在大稻埕為發起人，倡設普院社宣講所，講說善書觀（勸）人為善并捐金助費後，又於各處及彰化廳皆創設宣講所，講說善書。明治十七年（1884）臺北地方發寒，霍亂疫氣流行，精選良方合藥施濟，診治全治者七、八百人。³³

從黃玉階自己撰寫的履歷中，可以知道他在學醫的同時，也開始研究佛教宗旨，行醫時也在大稻埕設置宣講所，講解善書勸人為善。1884（光緒10）年，臺灣發生霍亂，他醫治患者七、八百人，當時屬清朝統治時期，西醫尚未成為主流，醫療方式還是以傳統中醫為主，不存在提振中醫的問題。黃玉階在此時主動積極救治患者，代表他救人的目的不是為了要振興中醫，而是有著佛教濟世救人的思想。

關於黃玉階的宗教背景，鄭喜夫〈黃萇華先生年譜二稿〉一文有更進一步的說明。他指出1867（同治6）年黃玉階18歲時在五叉港皈依先天派，20歲時向中醫師李清機習醫，並研究佛教宗旨。1872（同治11）年，先天道蔡運昌來臺督辦道務，黃玉階跟在旁邊學習數月，並奉命前往臺北開荒。1873（同治12）年，24歲時成為領天恩的傳道師，辦理眾生皈依進道的事務，是先天派最基層的頭領。³⁴ 從鄭喜夫的研究，可以更進一步得知黃玉階從年輕時就具有高度的宗教熱

³³ 黃玉階，〈黃玉階の履歷〉，頁125-126。

³⁴ 鄭喜夫，〈黃萇華先生年譜二稿〉，頁69-70。

誠。而且黃玉階是先成為齋教先天派信徒，之後才學習中醫。因此「黃玉階是為了提振中醫而救人，沒有宗教思想」的說法，顯然並不正確。另外〈黃玉階《疙瘩瘟治法新編》分析〉提到：「臺灣自一八九五年以後，結束清國統治，但黃氏醫學哲理，卻受漢、明帝國時期醫經影響，這之間是否有值得玩味之處？」³⁵的問題。但是從黃玉階的履歷以及鄭喜夫的研究，就可以得知黃玉階學習中醫的時間是清朝統治時期，他的思想自然受到傳統中醫的影響。而且，臺北發生鼠疫的時間是在1893年，《疙瘩瘟治法新編》最遲在1898（明治31）年發行，而總督府設立醫學校是在1899（明治32）年。³⁶所以，黃玉階治療鼠疫的方式，主要以中醫方式治療為主，並非奇怪的事。

（二）〈臺灣黑死病時症論〉中的臺灣氣候與鼠疫發生原因

黃玉階在〈臺灣黑死病時症論〉一文開頭提到當時臺灣的氣候：

臺島十餘年來，天時乾旱，地氣暫熱，冬時罕有真傷寒之病，而熱病則四季皆有之。此則地氣之變也！今年夏秋少雨，熱氣潛伏地中，秋來金風飄蕩而鬱結，癘氣隨涼風中人。……今年秋，以臺地有發黑死病，即方書所載之疙瘩瘟也。稽前明崇禎十四、五年，經年亢旱，十六年通國奇荒，疫癘大作，而起疙瘩。³⁷

這段史料反映了清末到日治初期臺灣的氣候，臺灣天氣乾燥又熱，冬天很少有傷寒的病狀，而熱病是當時臺灣人常見的病症。這說明即使在冬天，當時的臺灣人也很少受風寒而感冒，中暑之類的熱病是臺灣人常見的疾病。黃玉階提到今年（1896）夏秋少雨，³⁸讓病毒潛伏在環境中，病毒隨著秋風感染人群，因而爆發

³⁵ 殷揚智、皮國立、陳麒方著，〈黃玉階《疙瘩瘟治法新編》分析〉，頁272。

³⁶ 徐國章，〈臺灣日治時期西醫人才的搖籃——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及其變遷〉，收錄於「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電子報」：https://www.th.gov.tw/Epaper_Content/236/8299/，（2025/5/24點閱）。

³⁷ 黃玉階，〈臺灣黑死病時症論〉，收入《天醫仁心：黃玉階及其著作研究》，頁8。

³⁸ 文中的今年根據〈黃玉階の履歷〉以及〈黃瑛華先生年譜二稿〉的考證是1896（明治29）年。黃玉階，〈黃玉階の履歷〉，頁127；鄭喜夫，〈黃瑛華先生年譜二稿〉，頁75。

鼠疫。黃玉階在書中將黑死病稱為疙瘩瘟，則是參考明朝崇禎年間的瘟疫。

除了臺灣本身的氣候環境，黃玉階接續提到當時中國福建沿海的疫情：

現今三年前，香港亦發此症，沿及廈門、泉州各處，今年臺北則發於秋末，先死鼠、而後死人，其故何也？蓋熱毒伏於地中，乘地氣發洩而上達，鬱結癘氣充塞上下，鼠伏於地，先感其氣而自斃；然人在氣交之中，呼吸不停感觸，最易熱毒疫癘之氣吸入肺、胃，……疙瘩隨病人臟腑偏勝之氣，而發將通身。氣血閉塞不通，而黑死矣。³⁹

從黃玉階的描述可知，在臺灣鼠疫爆發之前，鄰近的香港、廈門、泉州等地早於3年前即已出現疫情。這幾個地方的人民彼此往來頻繁，鼠疫很可能是從這幾個地方傳入臺灣。黃玉階認為病毒是潛伏在地下，而老鼠接近地面，最先受到感染。而人呼吸時將病毒吸入肺、胃中，進入到人的全身，導致氣血不通而死亡，呈現黑色的樣貌。根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對於鼠疫的介紹，跳蚤是鼠疫桿菌的媒介，老鼠被跳蚤叮咬而感染，或是人被跳蚤感染，透過飛沫的方式而產生人傳人的感染。⁴⁰ 從現在的醫學角度來看，黃玉階對於鼠疫發生的原因，已經與現代醫學非常接近，跳蚤大多活動於地表幾公分，病毒也是經由呼吸道傳染，進入到人體。

黃玉階在〈臺灣黑死病時症論〉文末再次闡明他想要濟世救人的信念：

小生不才，不敢問世，然讀書臨症二十餘年，每存活人之念。今蒙政府大憲，體天地好生之德，敏念蒼生，著令設法救治，受命之下，不勝惶恐。⁴¹

從這段文字中，除了可以得知黃玉階從醫二十多年，都抱持著救人的信念外，也知道他受到日本政府的命令醫治鼠疫。這也顯示日本政府對於黃玉階的重視，而

³⁹ 黃玉階，〈臺灣黑死病時症論〉，頁10。

⁴⁰ 〈鼠疫〉，收錄於「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」：<https://www.cdc.gov.tw/Category/Page/iCortfmEfVKqcZMeDdEuDA>（2025/6/1點閱）。

⁴¹ 黃玉階，〈臺灣黑死病時症論〉，頁12。

他也完成政府交代的任務。

筆者認為〈臺灣黑死病時症論〉此一史料，對於研究臺灣史有三項重要意義。第一，讓我們了解當時清末到日治初期的臺灣氣候樣態，相較於以往的清代臺灣方志等史料，〈臺灣黑死病時症論〉是黃玉階的親身觀察紀錄，可以做為了解當時氣候的參考。第二，從黃玉階寫到鼠疫是3年（1893）前，從香港開始爆發，也提供想了解清末中國南方社會局勢變化的人一個很重要的資訊，可以從中探究清末福建沿海各地的交流。第三，可以分析為何黃玉階會受到日本政府的重視，除了他身為中醫師有救人的經驗外，他在地方上的聲望也是日本政府重視的原因。

二、〈避疫妙法〉中對研究黃玉階的意義

黃玉階在《疔瘡瘟治法新編》序文描述臺灣鼠疫發生的原因，正文〈論時疫黑死病治法〉提出醫治鼠疫的中藥處方，〈避疫妙法〉作為結尾，其重要性不亞於開頭的〈疔瘡瘟序〉，內容主要是教導臺灣民眾如何防疫。黃玉階將防疫分為住家環境與個人衛生兩個層面，他教導民眾的方式是：

疫癘發生，最宜清潔堂、房室、以及溝渠，各處穢濁均要掃除。房間戶牖通風透氣，地上不可坐臥，被蓆需當曝燥，俟冷收入方可近。臥床榻用清水洗滌，經風吹乾。而人之身體，亦當沐浴為美。壁腳四處，用灰粉施之、或用石炭酸水潑之。飲食儲物，收藏在潔淨之處。是日用起居，所當謹慎也。⁴²

黃玉階對於住家環境的清潔，與現今的衛生觀念已經相當接近。他主張要將房間、臥室廳堂、水溝等打掃乾淨，房間窗戶要保持通風。睡覺的被蓆要曝曬後等涼了再收進來，睡覺的臥鋪要用清水清洗，讓風吹乾。這樣的呼籲，有助於民眾提升住家環境，防治鼠疫的擴散。他認為洗澡是清潔身體最好的方式，牆壁角落四處要灑上石灰粉，或是用石碳酸水噴灑，將水和食物收藏在乾淨的地方，這些

⁴² 黃玉階，〈避疫妙法〉，收入《天醫仁心：黃玉階及其著作研究》，頁62。

都是日常生活必須重視的地方。黃玉階的這些建議，都是為了降低帶有病毒的老鼠出沒在生活周遭。

從〈避疫妙法〉中的內容，已經可以得知黃玉階的公共衛生觀念已經非常接近現代，那麼不禁會讓人聯想他的觀念從何而來，以及他想要推廣這些觀念的動機。〈避疫妙法〉中的結尾，提供了一些線索：「此仰體政府列憲愛民衛生，吾輩須當遵行，其裨益豈淺顯哉！」⁴³ 黃玉階表示，這些防疫方法是配合政府衛生政策所推行，即使成效未必立即可見，仍應遵行。這句話似乎說明黃玉階的公共衛生觀念以及向民眾推廣的動機，除了自身多年行醫的經驗，以及宗教思維的濟世救人的理念外，還隱含著配合日本政府在臺灣推行公共衛生政策。

根據范燕秋〈鼠疫與臺灣之公共衛生（1896-1917）〉的研究，臺灣的公共衛生政策始於1896年，當年臺灣鼠疫爆發，近十萬日圓龐大的財政負擔，影響日本政府的殖民統治，以及日本在國際的形象。因此，防疫是日本政府統治的首要目標。但是由於臺灣人對於防疫等檢疫方法感到排斥，因此一開始防疫推行不順利。所以，日本政府透過傳統的臺灣紳商來協助防疫，李春生、黃玉階都是日本政府倚賴的對象。⁴⁴ 這篇研究僅提到黃玉階身為醫生的角色，沒有進一步分析其他因素。然而，黃玉階在〈避疫妙法〉中的叮嚀，似乎讓我們聯想黃玉階除了擔任中醫師的角色外，也跟李春生一樣，負責布達政府的公衛政策，擔任政府與民眾之間的橋樑。為什麼日本政府會選擇黃玉階負責這項任務，是值得更進一步探討的議題。

三、《集驗良方》與《黃玉階明治四十二年處方錄》分析

黃玉階的《集驗良方》共收錄47種中醫處方的藥材配方，其中有3篇處方下面寫有他人傳的字樣，分別是〈大麻瘋神妙丹方〉許守約先生傳、〈大麻瘋總

⁴³ 黃玉階，〈避疫妙法〉，頁62。

⁴⁴ 范燕秋，〈鼠疫與臺灣之公共衛生（1896-1917）〉，《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》，第1卷第3期（1995年3月），頁59-84。

論》曾藹傳與〈痧丸方〉李普中先生傳。⁴⁵ 這似乎說明《集驗良方》的中醫處方內容，並非局限於黃玉階個人的中醫知識，也收錄其他人優秀的治療方法，並且標明作者是誰。尤其《集驗良方》的開頭首篇處方就是許守約的〈大麻瘋神妙丹方〉，可見黃玉階認為該處方非常重要，同時也說明黃玉階很重視麻瘋病的治療。在這些中醫處方中，有些也會特別註明專治哪一類的疾病。透過黃玉階的《集驗良方》，不僅可以知道當時日治初期臺灣中醫師治療疾病的處方，更可以讓現代人了解當時的醫學知識水準。

《黃玉階明治四十二年處方錄》記載黃玉階於1909（明治42）年醫治患者的病歷，內容包括病名、發病日期、病患姓名住所、處方日期等資訊。由此可知，黃玉階的病人，除了東部以外，幾乎來自全臺各地，連住在南投埔里的病人，都前去尋求他的診治，可見黃玉階此時已經是家喻戶曉的人物。在這份病歷表中，總共98名病患，其中20-40歲壯年的病患人數最多，大約有48名；20歲以下（含20歲）的有24名居次；40歲以上邁入老年的有19名最少。由此可知，該年來找黃玉階診治的病患年齡層，主要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主力。⁴⁶

另外，也可以從這份病歷表中得知，來自臺北艋舺、大稻埕地區的病患人數高達32名，占總病患人數的三成，其中日新街的病患人數最多共有16名。會有這樣的現象，不僅是因為黃玉階本身就住在大稻埕的日新街外，⁴⁷ 當地的病患因地利之便，更容易尋求黃玉階的醫治。還有一個原因，是黃玉階在大稻埕地區從事醫療救濟、擔任公職以及宗教宣講等職務，例如在日新街擔任百斯篤（黑死病）預防組合組長、在大稻埕擔任區長以及設置普願社發善書、監獄教誨師等。這些

⁴⁵ 黃玉階，《集驗良方》，收入《天醫仁心：黃玉階及其著作研究》，頁65-93。

⁴⁶ 黃玉階，《黃玉階明治四十二年處方錄》，收入《天醫仁心：黃玉階及其著作研究》，頁99-218。

⁴⁷ 〈黃玉階の履歷〉上記載是大加蚋堡大稻埕新日街，應該是筆誤將日新街寫成新日街。黃玉階，〈黃玉階の履歷〉，頁125-138；〈大加蚋堡大稻埕派出所ハ大稻埕日新街二開設報告〉，收錄於「國家文化記憶庫」：https://tcmb.culture.tw/zh-tw/detail?indexCode=CultureMemory_FC&id=00004215100&keyword=%E6%97%A5%E6%96%B0%E8%A1%97&limit=24&offset=0&sort=relevance&order=desc&isFuzzyMode=false&query=%E7%B7%D&recOffset=4（2025/6/24點閱）。

經歷都使黃玉階成為當地人心中值得依賴的重要人物。⁴⁸

這份病歷表還有一個令人在意之處，在其中一頁的病歷背面寫著：「乾為父，坤為母，震為長男，坎為中男，艮為少男，巽為長女，離為中女，兌。」⁴⁹ 這段文字概念源自於《易經》中的〈說卦傳〉，⁵⁰ 儘管這段文句沒有將：「兌為少女」寫完。但是，黃玉階的病歷表背面寫下關於《易經》的知識，不禁令人猜想黃玉階可能對於《易經》的內容略知一二。過往較少人談論黃玉階是否了解《易經》的內容，如果後續有更多的史料能夠佐證黃玉階曾經鑽研過《易經》，甚至透過《易經》與民眾交流，那將會提供世人對於黃玉階的影響力，有更多不一樣的思考層面。

伍、結語

《天醫仁心：黃玉階及其著作研究》一書的出版，再度喚起學術界對於黃玉階的關注。本文藉由該書出版的契機，評析黃玉階研究的學術史脈絡，並分析該書揭示的黃玉階醫學史料意涵。

黃玉階是臺灣清末到日治初期的重要齋教先天派領導人，以往的黃玉階研究視角，大多專注在黃玉階的單一面向。從早期的仕紳視角，以仕紳的身分研究黃玉階；到中期，隨著宗教史料的出現轉為宗教研究視角，以齋教先天派領導人的身分，研究黃玉階參與的宗教社會活動；直到現在，因為醫學史料的公開，以及受到中醫界的重視，轉為中醫研究視角。以黃玉階的醫學史料，研究他對於臺灣醫療的貢獻。透過本文以上分析，可知黃玉階具有多重身分，而齋教先天派的信仰對黃玉階有重大的影響。《天醫仁心：黃玉階及其著作研究》中的〈黃玉階其人其事〉是目前已知最新的黃玉階研究，該文的貢獻在於以中醫的角度，分析該書公開的黃玉階史料。但是，該文最大的問題，是沒有使用黃玉階的日記，以及

⁴⁸ 黃玉階，《黃玉階明治四十二年處方錄》，頁99-218。

⁴⁹ 黃玉階，《黃玉階明治四十二年處方錄》，頁104。

⁵⁰ 王心湛校勘，〈說卦傳〉，《仿宋易經讀本》（上海：廣益書局，1938年），頁118。

註腳格式不符合現今學術主流規範。

至於該書公開的三份黃玉階醫學史料，是整本書最重要的貢獻。這三份史料不僅呈現出黃玉階的思想與醫學知識，以及當時臺灣人普遍的疾病外；同時透露出黃玉階對於臺灣社會的重要影響，讓日本政府需要透過他來協助推動政令。筆者期許未來有更多的史料公開，讓黃玉階研究更加地完整。除了黃玉階研究外，與他同時代的齋教菁英，共同參與的活動，以及彼此之間的人際關係，也是值得關注的議題。